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政治开明、学术多元的时代。每一个思想者，都应该以天下为己任，为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塑造一个真正的人间大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李华平◎著

大国论

THE THEORY OF POWERS

机械出版社

大国论：

跨越时空的对话

李华平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论：跨越时空的对话 / 李华平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6.7

ISBN 978-7-5012-5238-1

I.①大… II.①李… III.①世界史—研究 IV.①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4694号

责任编辑
责任出版
责任校对

罗养毅 狄安略
赵 玥
陈可望

书 名

大国论
Da Guo Lun
跨越时空的对话
Kuayue Shikong De Duihua

作 者

李华平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邮 箱

2652857746@qq.com

电 话

010-65265923（发行） 010-85119023（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10×1000毫米 1/16 22印张

字 数

30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8月第一版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238-1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大国论，顾名思义，就是这样一种研究和思考——它研究一些国家和民族在何种情况下能够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而在何种情况下则不可能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其背后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基本的规律又具体是什么。这种研究与思考，相信对任何一个有梦可做或者正在做梦的民族和国家来说，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正如笔者在别处所多次说明的那样，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是推动国家与社会进化的两个特殊群体，也可以说叫领头羊，前者诉诸行动，一点一滴地推动着国家与民族的进化，而后者则诉诸理性的思考，对国家与民族的进化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与政治家们一样从事着同样伟大的事业。东方的思想家们如此，西方的思想家们也是如此……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奥勒留、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边沁、柏克、韦伯、托克维尔、罗尔斯、康有为、科斯、汉密尔顿、哈耶克……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这些人间最伟大的灵魂，都从其独特的角度，对如何建立理性的人间政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了解这些伟大的灵魂是如何想的，如同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的，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毫无疑问，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对话，是最能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一种交流。然而，“最伟大的心灵总在独白”，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不会走到公众的面前，而做夸夸其谈的宣讲。作为一名新闻人，笔者跨越时空，把这些伟大的心灵“拉”到自己的面前，以新闻采访的形式，与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们进行深入的交流。一问一答间，让人们去体验这些伟大的思想家，为熔炼人间优良政治、打造人间先进文明之国所经历的心路历程。

尼采说，“伟大的思想就是伟大的事件。”叔本华说，“观念主宰世界。”



H·G· 威尔斯说,“全部人类历史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的历史。” 马克斯· 韦伯说,“由思想所创造的世界观念经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利益火车头所推动的行动轨道。” 约翰· 洛克说,“实际上,人们头脑中的思想或意象是看不见的力量,时时支配着人们。”

笔者从来不怀疑物质性的东西对于社会发展与进步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但我也素来坚持认为,基础毕竟是基础,而对国家与民族发展最为根本性的东西,则还是那些属于理念性、思想性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一切都是精神与思想的物化,政治也不例外。离开高屋建瓴的理念性的引领与设计,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先进民族而崛起世界屹立天下,最多如一些平平常常的家雀野鸟,只能做一些层次不高的低空“飞行”。理念性的东西,先进性的文化,革命性的思想,对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始终具有第一位的作用。

笔者无缘政治,也不是什么思想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也在自己的特立独行中坚持了三十余年。我就是一个思想“淘宝者”,如一个金矿勘探者,常年背着各种专业工具,深入深山老林,不畏豺狼虎豹,到处寻找宝藏。我每天把自己浸染在深不见底的思想的海洋里,寻寻觅觅的就是那种醍醐灌顶的感悟。我问心无愧,我一直都是在为国家之强大而探索,为民族之富强在思考。

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政治开明、学术多元的时代。每一个思想者,都应该以天下为己任,都应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政治、塑造一个真正的人间大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这是一种庄严的权利,更是一种神圣的义务!

李华平

2016年6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永远的正义	
——对话柏拉图	1
第二章 勿走极端	
——对话亚里士多德	33
第三章 正义是好政府的灵魂	
——对话西塞罗	53
第四章 万恶之源在于体制性腐败	
——对话马可·奥勒留	69
第五章 民之声即神之声	
——对话马基雅维利	85
第六章 国家：凡间的神灵	
——对话霍布斯	101
第七章 权力管控与国家命运	
——对话孟德斯鸠	113
第八章 主权在民	
——对话让-雅克·卢梭	141
第九章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对话边沁	171
第十章 制度革新：政治革命之根本	
——对话康有为	191



第十一章	革命：自由最危险的敌人	
	——对话埃德蒙·柏克	207
第十二章	精神再造与国家机会	
	——对话马克斯·韦伯	217
第十三章	让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更自由	
	——对话罗纳德·科斯	237
第十四章	“美国梦”	
	——对话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255
第十五章	旧制度与大革命	
	——对话托克维尔	279
第十六章	正义：政治的第一德性	
	——对话约翰·罗尔斯	305
第十七章	自由至上主义	
	——对话哈耶克	327

第一章

永远的正义

——对话柏拉图

引 子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缘故，人类诸多顶级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均是终生未娶的单身汉，泰勒斯、阿奎那、笛卡尔、康德如此，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莱布尼兹如此，牛顿、帕斯卡尔、伏尔泰、卢梭、休谟、傅立叶、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也是如此。当然，其中也有另类，如卢梭，他虽然终生没有结婚，但身边情人不断，甚至还留下一堆私生子。我们的主人公柏拉图出身名门望族，家境宽裕，加之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本该拥有远胜于一般凡人的美满婚姻。然而所谓浪漫无限的“柏拉图式爱情”其实是根本没有爱情。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收集到与柏拉图有关的绯闻。爱情、金钱、智慧是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排除了爱情，自然就会说起金钱，说起智慧，更进一步说起高雅一点的形而上学。

一 明白事理最重要

记者：

从思想者的角度看，我很崇拜您。从普通人的角度看，我很羡慕您。

柏拉图：

你在与很多的学者进行交谈之前都这么说，这话你绝对不是第一遍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记者：

你看，对一个学者来讲，最得意的事情莫过于他的书能得到天下人的喜爱。您的书如今已经被人们誉为仅次于《圣经》的经典，被人们看成是全世界知识界的必读之书。人们说，不了解《圣经》，就不了解西方文明。我看，如果读不懂您的书，就不可能读懂《圣经》。您要知道，那《圣经》可是40多位希伯来的作家，用了1500多年的时间写成的啊。



柏拉图：

书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排泄器具，其功能与马桶、便池之类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喜欢也那样，不喜欢也那样。《圣经》再好，不也是被人们烧了千万遍吗？

记者：

没错。不过，有件事情我一直不明白。《圣经》是靠那些动听的故事来吸引人，而您的书所谈的都是些大道理，一些玄乎乎的大道理，为什么也有那么多人喜欢？看您的书，我有两点感觉，不知对与不对。一个感觉就是头晕，看您的书，宛如进入一个八卦阵，入口在哪，出口在哪，里面各个通道是如何连接在一起的，实在是让人感觉到头疼。另一个感觉还是头晕，您好像就是格老孔（Glaucon，柏拉图的弟弟，《理想国》中主要人物之一）。所讲的那个故事中吕底亚的善于隐身的牧羊人。一会儿，您是您，一会儿，您就是您的论敌。到底哪些是您本人的观点，实在弄不清楚。好像，在大多数情况下，您就是您的敌人，您的敌人就是您。

柏拉图：

你感觉到头晕是有道理的，我写的时候也感觉到头晕。你们中国好像有一个庄子梦蝶的故事，到底是庄子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变成了庄子，确实让庄子感觉到头晕。好像是鲁迅写过一个吃鱼的故事，到底是人吃鱼，还是鱼吃人，确实也曾经让鲁迅头晕。天下事，精妙之处，就在于什么都说不清楚。例如，我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什么叫东？什么叫西？你就说不清楚。

记者：

东就是东，西就是西。

柏拉图：

那是英国诗人吉卜林的话。他的原话是：“东就是东，西就是西，二者永远不会有融合的时候。”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后代说不出什么特别深刻的话。你看，地球上你随便取一个原点，你只要沿着东这个方向一直走下去，必然走向西方；你沿着西这个方向一直走，必然走向东方。因此，我们说，天下本无所谓东，人们认为是东就是东；天下本无所谓西，人们认为是西就是西。东就是西，西就是东。这个道理放到南北这个问题如此，放到对错、善恶问

题上也是如此。

记者：

我再问您，您写书赚钱吗？

柏拉图：

和你一样，买书自己掏钱，出版书自己掏钱。到今天，我从书中得到的基本上就是心灵上的满足，而没有得到一个子儿。你呢？

记者：

差不多。那您养家糊口的钱哪里来？

柏拉图：

你不要忘记，我的家庭是一个贵族家庭，我的祖父、父亲给我留下不少财产，我自己也糊弄了一些钱财。养家糊口不成问题。

记者：

我看您一辈子也没干过什么像样的营生，一天到晚就是写来写去。我也同样很羡慕您，我除了写书外，还不得不到处找买卖赚钱，心里经常是乱糟糟的，不踏实。我有一个梦，那就是自己早一点能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生意让合作方去管理，或者安排下属去料理。自己当个神仙，游山玩水，想到哪就到哪，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柏拉图：

你的梦一定会实现的，你人好，心不坏，得道多助，周围好多朋友都想帮你，再坚持两年就行了。

记者：

哈哈！我也相信我能成为一个有钱人。

柏拉图：

钱对于普通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记者：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欠债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柏拉图：

你是因为做生意老是有三角债吗？



记者：

没错。欠别人钱是一种很难受的事情。如果你的对象是小人，他会采用一切龌龊不堪的手段来要挟你，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如果你的对象是君子，人家不说话你就心里觉得很难受，比别人还难受。总之，欠债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举债。举债这种事情到了一定程度会让你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受。我有个江苏老乡，仅仅为欠别人 1000 多万工钱就上吊自杀了。想想真叫人不寒而栗。

柏拉图：

有了足够的钱，你就不会担心把身后的债务留给家里人，能让家里人过上体体面面的生活，而不至于受到别人的骚扰；有了足够的钱，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快乐得像个神仙。有好多人，老是担心自己死后无法还清所有的外债而感到忧心如焚。因此，你有了足够的钱，即便到了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不会因为有不少外债没还而惧怕进入不了天堂。这才是一个正义的人生。不过……

记者：

不过什么？

柏拉图：

在我看来，钱财固然重要，但对一个理智的人，明白事理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

什么事理？

柏拉图：

例如你在上面所说到的“正义的人生”中的“正义”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事理”。当然，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这些都是。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搞清楚了，哪怕是明白个皮毛，我看都比拥有万贯家财还要重要得多。

记者：

对于人生，最有意义的大体上分成两大要素：一类如财富、名望，这些东西是流动的，因而也是暂时的，非永恒的东西；一类如知识、智慧，这些东西虽然不能说是永恒不灭的，但也不是暂时的流动性的东西。对这些东西，一个都不能少，少一个都不是完美的人生。因此，我也建议您不要厚此薄彼。

柏拉图：

你是一个两栖动物，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在令人窒息的学术生活里你不感到寂寞；在物欲横流的俗世里，你也感到得心应手，没有任何不适应。我做不到，估计一般人都做不到。好像伏尔泰跟你有一拼。不管你怎么说，我就是认为，唯有研究真理、认识真理和相信真理，才是人性中最美好的部分。

二 政治之上当有“天”

记者：

美国政治学者莫蒂默·阿德勒和英国政论家约翰·莫利在他们的学术研究中发现，人类社会的历史虽然上下五六千年，但是支配着人类历史的核心理念则基本没变，万变不离其宗，概括起来就是五六个概念，其中一个概念就是“正义”。我在美国学者威尔·杜兰特《哲学简史》中看到这样一句话……

柏拉图：

什么话？

记者：

杜兰特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三件事值得人们去奋斗，这就是：正义、真理和善。”

柏拉图：

夸张了一些，不过也没错。

记者：

所以，我也同意您关于正义的说法，作为一个搞学问的人，必须要把正义的基本内涵研究透彻。否则，其他事情就更加说不清了。

柏拉图：

没错。你我之间如果不把正义的概念搞清楚，谈论任何别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搞学问的人要明白，搞政治的人也必须明白。即便是做一个平头百姓，也必须明白。



记者：

是的。在继续探讨正义这个概念之前，我想跟您说说我以前看过的一本书。

柏拉图：

什么名著？

记者：

书名叫《西方法学名著精要》，一些研究法律的教师们编的教科书，算不上名著，极其普通的一本书。与您的《理想国》比起来，简直就是一本小人书级别的读物。

柏拉图：

那你提这本书干什么？

记者：

这本书对您《理想国》的评价也很独特。

柏拉图：

说来听听。

记者：

这本书的作者是这样说的：“《理想国》的最重要价值在于，它开创了对国家制度正义问题的系统、深入的研究。而这一点，是其他各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所欠缺或薄弱的一点。”他们还说：“柏拉图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他对这一问题作出的答案……而在于他使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们还说：“正是柏拉图所开创的对这一问题的探求，引导着西方文明发展史上众多的思想家孜孜不倦、前赴后继地对这一问题加以思考。他们的思考成果逐渐地成为制度化的现实，使得近现代国家构建越来越趋向合理化，法律越来越多地体现正义”。他们还说：柏拉图关于正义问题的思考，“不仅从理论观念上引导了西方国家制度的逐步革新，它同时也被其他善于学习的民族加以吸收和运用，从而成为世界各民族共同精神成果，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国家制度走向进步文明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些评价应该说够可以的了？

柏拉图：

相当够可以的了！能在你们中国找到知音，我感到三生有幸。在绝大多

数人的眼中，政治不过就是强者统治弱者的一些伎俩权术而已，成则王侯败则寇，没有什么规则可言，没有什么道德可言。

记者：

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似乎概莫能外。

柏拉图：

人是万物之灵，如果与动物一样都是奉行那种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血腥法则的话，那人就与猪狗草虫一样了。在我看来，人间政治应该高于动物间的政治，它应该有一些高层次的原则。

记者：

您在《理想国》中反复论证的“正义”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则啊？

柏拉图：

正是，正义是政治之本，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正义就是悬挂在人间政治之上的那个至高无上的“天”。天命不可违，天道不能践。悖逆正义的政客就是一只只冷血蛇蝎，悖逆正义的政治就是没有灵魂的沙丘，悖逆正义的国家就无异于一堆堆坟墓。

记者：

您说“天命”、“天道”？

柏拉图：

没错，不过，关于“天命”、“天道”的事情就属于更高层次的问题了，我们留到最后再说。

三 正义的本质

记者：

您的《理想国》从头至尾在围绕着“正义”这个概念做文章，我也注意到，被您批来批去的关于“正义”的概念前前后后有七八个。有人说“有话实说”是正义，有人说“欠债还钱”是正义，有人说“把善给予友人，把恶给予敌人”是正义……



柏拉图：

有人说“正义是智慧”，有人说“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有人把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利益平衡看成是正义，也有人把正义定义为“法律的强迫”……

记者：

耶稣说，正义的本质是对弱者的仁爱；尼采说，正义的本质是强者的无畏。您的《理想国》如何定义这个神圣的名词？

柏拉图：

你也是政治学出身，我想先听听你的观点。

记者：

您这人辩论时一向喜欢玩弄反证法，自己不表态，老是让别人先跑到风头浪尖上，您再批来驳去。对您这套做法我早就了如指掌了。我是搞新闻的，职业是记者，习惯于向别人提问，习惯于听别人经纬天下。

柏拉图：

话既然说到这个程度，那我就先说吧。

记者：

太阳终于从西边出了。我不希望您批这批那，我只希望您直来直去说您的观点。

柏拉图：

好吧。正义是什么？我在《理想国》中有多处大同小异的表述，有的地方说，“每个人必须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就是正义；有的地方我说，“正义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别人的事。”

记者：

有的地方您说，“每个人都做自己分内的事情”是正义；有的地方说，“正义就是拥有自己的东西，只干自己的事情”；有的地方您说，“生意人、辅助者和守卫者这三个阶层在国内做各自的事情，互不干扰，就产生了正义，因此国家就成为真正正义的国家了”；有的地方您还说，“国家里的这三种阶层的人各行其是，国家被认为是正义的”。您的这些定义说实话让人激动不起来，感觉好像不是您柏拉图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下的定义，太令人失望了。希望您说得更清楚一些。